

目

次

(第十三集)

第四十九回

千重劍氣消魔孽
一片柔情斷俠腸

三

第五十回

賀禮送來成禍害
靈丹難覓費思量

三二

第五十一回

紅燭未殘妖女至
冰峯較技掌門危

六一

第五十二回

佳偶竟然成冤偶
多情却似反無情

九七



孟神通身受重傷，大吼一聲，狂衝過來，一掌向厲勝男頂門拍下。

第四十九回

千重劍氣消魔鯀 一片柔情斷俠腸

金世遺的功力在他們二人之下，按理說縱然是用了全力，也無法分開他們，好在金世遺極為聰明，他用的是武功秘笈中巧妙的卸力功夫，把雙方的力道都卸去了三成，本來仍然不能分開，但恰在這時，火藥爆炸，這爆炸之力，任何武林高手都不能與之相抗，只見三條人影，倏的分開，唐曉瀾給拋出十數丈外，孟神通功力稍遜，向後跌進火堆，金世遺早有準備，凌空跳起，腳踝被燒焦了一片，傷得最輕。

幸虧金世遺已弄濕了上層的火藥，又有一個濕淋淋的司空化躺在上面，雖然仍弄成爆炸，威力已然比原來的預計差得太遠，但這僅及原來預計的百分之一的威力，已是大得驚人，方圓數十丈內的石塊都給拋了起來，而且火藥繼續燃燒，悶雷般的爆炸聲不絕於耳，火光迅速蔓延開去，不消片刻，整個山谷都被包在融融的烈焰之中。至於那倒霉的司空化，則早已被炸得屍骨無存。

這一次真是險到了極點，若非金世遺卸去了唐孟二人的三成力道，他們的雙掌膠

着，誰也不能撒手，被那猛然的一震拋將起來，火藥爆炸的震力加上對方的掌力，勢必同歸於盡！又倘若火藥未曾弄濕，則更是不堪設想，他們縱有天大的神通，恐怕也要步隨司空化的後塵，被炸得粉身碎骨了！

這時，山上山下，都亂成了一片。在千嶂坪觀戰的人，紛紛向高處奪路逃生；在山坡上的人，則紛紛向寇方某那班人所盤據的山頭攻去。

金世遺好在曾在水潭中浸濕了身子，首先從火光之中衝出。唐曉瀾脫下長袍，使出絕頂內功，將長袍舞得呼呼風響，賽如一面盾牌，將兩邊的火頭撥開，但待他衝出了火場，那件長袍亦已燒成了灰燼！馮瑛與痛禪上人連忙過來接應，給他服下了少林寺秘製的能解火毒的百花玉露丸。

火光中但聽得孟神通一聲怒吼，兇神惡煞般的衝出來，他發出第九重的修羅陰煞功掌力，一股陰寒之氣護着心頭，火毒難侵，勝於服百十顆百花玉露丸，硬從濃煙烈焰之中衝出，與唐曉瀾差不多同一時候。孟神通所受的內傷比唐曉瀾重得多，但因他有修羅陰煞功護體，從火場衝出，表面看來，却不似唐曉瀾的狼狽。

他與唐曉瀾同時逃出，但却不同方向。痛禪上人大吃一驚，生怕他趁此混亂時機，胡殺一通。唐曉瀾瞧了一瞧孟神通奔逃的方向，說道：「他已被我震傷了三陽經脈，那

邊有金光大師和青城派的辛掌門，縱然他敢胡來，也決不能討了好去。」

猛聽得孟神通一聲喝道：「寇方臬你這小子好狠，居然想把我老孟也一齊燒死！我活了六十多年，今天還是第一次受人暗算，哼，哼，我若不把你這小子殺掉，豈不教天下英雄恥笑！」但見他這幾句話說完，身形已在數十丈的峭壁之上，他是選擇了最險峻的捷徑，向寇方臬那班人所盤據的山頭撲去！

唐曉瀾嘆道：「這大魔頭也真是驕做得緊，不肯吃半點虧。他傷得不輕，再這麼動了怒氣，即算他現在即刻閉關療傷，也至多只能再活半年了，他居然還要去和人動手！」

這時，唐經天等人也差不多攻到了那個山頭，有好幾個大內高手已給他的天山神芒射傷，陣腳大亂。寇方臬本來就要撤退，猛見孟神通衝來，而且聲言要取他性命，更嚇得魂魄不全，那還敢再多留半刻。

孟神通從峭壁直上，先到山頭，手起掌落，打翻了幾個御林軍統領，那班人發一聲喊，四散奔逃。唐經天觀準了寇方臬，一支天山神芒射去，寇方臬早已和衣滾下山坡，神芒射到，却恰好碰上了孟神通，孟神通冷笑道：「你射傷我的徒弟，好，我也叫你吃我一箭！」雙指一彈，那支天山神芒竟然掉轉方向向唐經天射來，馮生在身邊，連忙

將他推開，「噉」的一聲，神芒從他們中間射過，孟神通哈哈大笑，頭也不回身，逕追竄方鼻去了！

山坳裏忽然跳出兩個人，怒聲喝道：「孟老賊，你還想逃命麼？」一個是南丐幫的幫主翼仲牟，一個是青城派的代掌門辛隱農。

這兩人和孟神通都有深仇大恨，翼仲牟恨他殺死了師兄。前任丐幫幫主周驥：（孟神通即是因這宗血案，而成爲岷山派與丐幫的公敵的。）辛隱農恨他打傷了本派的掌門師兄韓隱樵，至今尚未復原。翼辛二人明知不是孟神通的對手，也要和他拚命。要知道這才是最好的機會，若然讓他逃脫，以後就難以報仇了。他們但求能絆得孟神通片刻，山上高手如雲，只要幾位武學大師一趕到，便可以將孟神通擒獲。

翼仲牟的伏魔杖法剛猛非常，辛隱農更是海內有數的劍術名家，若在平時，孟神通還未曾將他們放在眼內，如今身受內傷，却不由得心中一凜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辛隱農的青鋼劍揚空一閃，已然朝着孟神通的胸口刺來，孟神通一個盤龍繞步，避開劍鋒，雙指疾彈，一縷寒風，逕射辛隱農的雙目，辛隱農劍招如電，倏的一矮身子，截腰斬肋，但聽得「喇」的一聲，辛隱農左手的脈門已給孟神通彈中，痛澈心肺，但孟神通的小腹也中了他的一劍，血流如注！就在這同一時刻，翼仲牟

的鐵杖也以泰山壓頂之勢，猛砸下來，孟神通大吼一聲，反手一掌，發出了第九重的修羅陰煞功掌力，翼仲牟的鐵拐杖脫手飛出，這一招是伏魔杖法中的最後一招殺手，名爲「潛龍飛天」，那是準備與強敵同歸於盡的。

這一杖正中孟神通的背脊，饒幸孟神通已差不多練成了金剛不壞的護體神功，也禁不住雙睛發黑，「哇」的一聲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，這時翼仲牟已給他的掌力震倒地。孟神通大怒，立即回身掌劈。就在此時，痛禪上人已經趕到，一揚手將一百零八顆念珠一齊發出，孟神通大叫一聲，向後一縱，倒翻了一個筋斗，落下山腰，那一百零八顆念珠觸及他的身體，全都給他震成粉碎，但其中有七顆打中他的大穴，也令他傷上加傷，真氣幾乎不能凝聚！

痛禪上人唸了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將翼仲牟扶了起來，好在翼仲牟練過「少陽玄功」，受了孟神通這一掌尚不至於斃命，但也像患了瘧疾一般，抖個不停。辛隱農未練過少陽玄功，被掌風波及，傷得比翼仲牟還重，幸他功力湛深，雖然傷得較重，亦尚無大碍。

翼仲牟道：「孟老賊似是受了內傷，修羅陰煞功的威力已是遠不如前，老禪師爲何不趁此機會將他除了？」

痛禪上，低眉合什，唸了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緩緩說道：「孟神通罪惡滿盈，死期將至，居士的仇亦已無須自報了。」要知孟神通傷了三陽經脈，本來就至多不過能活半年，如今經過了這場惡鬥，受了翼仲牟一杖，又中了痛禪的七顆念珠，那是決不能再活十天了。痛禪上人是個以慈悲爲懷的有道高僧，本來不欲乘人之危，如今爲了救翼、辛二人的性命，迫得施展佛門的「定珠降魔」的無上神功，加促了孟神通的死期，雖然問心無愧，却也有些不忍。

寇方臬趁此時機，急急忙忙如喪家之犬，一口氣逃出十多里路，方自鬆一口氣，猛聽得耳邊廂有極爲尖利的聲音喝道：「好小子，你逃到天邊也逃不脫我的掌心！」寇方臬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這聲音明明是孟神通的聲音，但却不見他的影子。

寇方臬被孟神通以「天遁傳音」之術，擾亂心神，心慌意亂，雖然盡了氣力逃跑，兩條腿却竟似不聽使喚，不消多久，便給孟神通追到跟前。

寇方臬叫道：「大敵當前，孟先生何必同室操戈？」孟神通罵道：「放屁，剛才又不見你說這樣的話！你連老夫也要害死，還想我饒恕你嗎？」

寇方臬見孟神通執意不饒，橫了心腸，便不再哀求，反而冷笑道：「孟先生，你只知責人，不知責己，不錯，我是想令你與唐曉瀾同歸於盡，但到底未曾殺了你呀！你說

我暗中害你，請問你這一生所害的人還算少嗎？我姓寇的也不過是學你姓孟的榜樣罷了！」

孟神通怔了一怔。急切間竟是無言以對。寇方臬伺機又逃，孟神通忽地大喝道：「寧我負人，毋人負我，好呀，我姓孟的做了一世惡事，今天殺了你，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！」話聲未了，修羅陰煞功已使出來！

寇方臬拚了全力接他一掌，但覺氣血翻湧，全身寒戰，但他並未即時倒下，連自己也覺得有點意外。

寇方臬身為大內總管，武功造詣確是不凡，踉蹌跟跟的接連退出了六七步，消解了身上所受的勁力，定了定神，心中忽然燃起一線希望，望着孟神通哈哈笑道：「孟先生，原來你也受了重傷，你殺了我，你也不能活命，何苦來呢？我這裏有大內靈丹，不如咱們講和了吧！」

孟神通何嘗不知道自己死期將至，不但如此，而且他還知道所受的傷是任何靈丹也不能救治的。這一點寇方臬却不知道。所以他想用「大內靈丹」來騙孟神通，那只能是白費心機了。

孟神通淡淡說道：「多謝你的好心，但你可知道我現在正想些什麼？」寇方臬瞧他

神色不對，怔了一怔。孟神通冷笑道：「我橫行一世，只有人家吃我的啞虧，今日我意想不到幾乎喪在你的手上，當真是陰溝裏翻船了。哼，哼，我若不在臨死之前殺了你，教我怎能瞑目？」

寇方臬顫聲叫道：「孟先生，你，你不聽良言，連自己的性命也不要了麼？」孟神通笑道：「不錯，我正是要你這位總管大人給我墊底！」笑聲未了，寒飈陡起，左掌發出剛猛無匹的金剛掌力，右掌發出第九重的修羅陰煞功！

這雙掌齊發的至陰至陽、剛柔並濟的奇功，乃是孟神通畢生功力之所聚，寇方臬如何抵擋得了，但聽得一聲裂人心肺的慘叫，寇方臬似一團爛泥般的癱在地上，血肉模糊，頭見不能活了。

孟神通仰天大笑，忽覺真氣渙散，腹痛如絞，就在這時，突然有一個聲音在他耳邊說道：「孟老賊，現在輪到我和你算賬了！四十三條命債，廿餘年的血海深仇，這筆賬該如何算法？你自己說吧！」聲音充滿怨毒，饒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，聽了這個討命的怨毒之聲，也自不禁心頭顫慄，說這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厲勝男。

孟神通回過頭來，說道：「厲姑娘，你苦心孤詣，蓄意報仇，老夫好生佩服！我殺了你的一家，只有一條性命抵償，你要拿就拿去吧！」忽地身形一幌，自行迎上前去！

厲勝男早有準備，把手中所持的噴筒對準孟神通一按，一團煙霧，疾噴出來，孟神通大叫一聲，躍起三丈來高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厲勝男又飛出一條五色斑斕的綵帶，纏他的雙足。

孟神通頭下腳上，倒衝下來，執着綵帶一撕，那料這條帶上滿插毒針，登時在孟神通的掌心刺穿了無數小孔，綵帶本身，又是十幾種毒蛇的蛇皮所製成的，在毒蛇液中浸過，毒性可以見血封喉。孟神通有如受傷了的野獸一般，狂嗥怒吼，全身三十六道大穴，盡都麻痺非常！

原來厲勝男從西門牧野那兒，取回了「百毒真經」之後，已配製了「真經」中兩種最厲害的毒藥，一樣是噴筒所噴發的「五毒散」，另一樣就是這條「蛇牙索」，這兩件秘密武器使將出來，即使孟神通未曾受傷，也自難當，何況他現在真氣渙散，事先又未曾留意防備？

孟神通雙眼圓睜，叫道：「好呀，你這小妞兒的報仇手段，比老夫還狠！」猛地嚙碎舌頭，一口鮮血噴了出去！

隨着這口鮮血噴出，孟神通突然一聲大喝，在煙霧之中衝出，倏的向厲勝男撲去，人還未到，掌力已似排山倒海般的壓下來！

原來這是最厲害的一種邪派功夫，名爲「天魔解體大法」，一用此法，本身亦必隨之死亡，但却可以將全身精力凝聚起來，作臨死前的一擊，威力可以倍增三倍以上，孟神通與唐曉瀾比拚內功的時候，就會經想過在到最後關頭的時候，要用此法與唐曉瀾同歸於盡的。幸而後來發生那意外的事情，孟神通來不及施用。

厲勝男大吃一驚，急忙拔出裁雲寶劍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孟神通已撲了到來，而厲勝男的寶劍亦已然刺出。

就在這電光石火的霎那之間，厲勝男正自給孟神通的掌力壓得透不過氣來，忽覺身子一輕，給人拖着，轉眼間已離開了孟神通十餘丈遠。

厲勝男站穩了脚步，睜大眼睛看着時，只見孟神通已倒在血泊之中，胸口插着那柄裁雲寶劍，劍柄兀自顫動不休！

孟神通在血泊之中掙扎，忽地坐了起來，拔出寶劍，一聲冷笑，叫道：「這條性命償還給你，但却不能由你動手！」寶劍一橫，一顆頭顱登時飛了出去！

厲勝男自有知覺以來，即無日不以復仇爲念，但如今看了這般景象，也自不禁目瞪口呆，爲之心悸！

金世逍走了出來，搖了搖頭，嘆口氣道：「多行不義必自斃，這句話真是一點不

錯。勝男你今日報了大仇，我還望你以孟神通爲戒，不可再蹈他的覆轍。」

原來剛才救厲勝男脫險的就正是金世遺，也幸而孟神通經過連番惡戰，傷上加傷，雖用「天魔解體大法」，功力平增三倍以上，也只不過比未受傷之「畧高少許」，所以金世遺才能禁受得起。倘若他少受一點傷的話，只怕金、厲二人都要斃在他的掌下了。

厲勝男呆了半晌，方始定下心神，冷冷說道：「金世遺，你不到少林寺看你的谷姐姐去，來這裏作什麼？」

金世遺未來得及說話，厲勝男已離開了他，只見她把孟神通的首級拾起，放入革囊之中，然後一步一步的向孟神通的屍首走去。

厲勝男所用的毒藥猛烈無比，不過一支香的時刻，屍首已經化成一灘濃血，只賸下毛髮和一堆白骨和少許零星物件。饒是金世遺胆大包天，看了也不禁毛骨悚然。

厲勝男心裏其實也有點害怕，但她却硬起頭皮，取回寶劍，撥開骨頭，細心檢視孟神通的遺物。

金世遺道：「不必找了，在我這兒！」厲勝男愕然回顧，沉聲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金世遺取出孟神通留給女兒，再由谷之華送給他的那半部武功秘笈，說道：「你不

是要找尋這本書麼？」

厲勝男怔了一怔，問道：「你怎麼得來的？」金世遺道：「你不用管。這本書應該歸你家所有，你拿回去便是。」厲勝男道：「你怎麼不要？」金世遺淡淡說道：「我本來無意要喬北溟的任何東西，以前因為我對你有所允諾，要助你報仇，故此才學了那上半部武功秘笈，現在你的大仇已報，我的心事亦了，我還要它作什麼？」

金世遺所得的那上半部武功秘笈早已交給了厲勝男，現在又將孟神通所得這下半部也交了給她，從今之後，就只有厲勝男一人可以學全喬北溟的絕世武功了，可是她聽出了金世遺的話中有話，心中的恐懼遠遠超過了得書的喜悅，禁不住心頭一震，顫聲問道：「你，你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金世遺緩緩說道：「我答應你的事情，都已做了，從今之後，咱們可以各走各的路了！你要是不願意的話，咱們還可以兄妹相稱，你要是不願意的话，那也就算了！」

厲勝男面色大變，厲聲叫道：「好，好！你走吧！總有一天，我要你跑回來，跪在我的面前，向我哀求！」

金世遺這一番話雖然說得極爲平靜，但心中却是痛苦萬分，這一番話是他經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，數十百次思量，才下了決心要向厲勝男說的，現在終於是說出來了！但

想不到經過深思熟慮，說出來之後，仍然是感到這麼痛苦！

他不敢再看厲勝男的面色，他不敢再聽厲勝男的聲音，怕的是自己支持不住，決心又會動搖，他拋下了那半部武功秘笈，轉身便走，再也不敢回頭！

天空中突然響起霹靂，雷鳴電閃，大雨傾盆，金世遺給大雨一衝，稍稍清醒，心道：「這場雨正下得合時，他們不必費氣力去救火了。這個時候，他們該回轉少林寺了吧？」「每一個人都有他要去的處方，我呢，我現在是應該去那裏呀？」

在閃電的亮光中，遠遠望見少林寺最高的建築物——金剛塔，原來不知不覺之間，他已走近了少林寺了。金世遺猛然省起，他原來是要到少林寺去看谷之華的！

他向前走了幾步，忽地又向後倒退幾步，心底下自己對自己說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沁梅今天沒在千嶂坪，一定是在寺中陪伴之華，這個時候，我還不宜於見她！」

金世遺回頭走了幾步，再想道：「我決心和勝男決裂，爲的什麼？不是要使之華明白我的心迹麼？她現在一定難過得很，可以安慰她的，只有我一個，我却爲何要畏首畏尾，不敢早去見她？」想到此處，又回過頭來，向少林寺行去，但只不過行了幾步，心中却又想道：「她正陪着重病垂危的曹錦兒，那曹錦兒恨我切骨，我這一去，她見了我必定生氣，說不定就此嗚呼哀哉，豈不令之華更爲難過？而且少林寺人多嘴雜，也不是

談心之所。罷、罷、罷，我還是再忍一些時候，待她經過了這場風波，創傷稍癒之後，再去見她！」

雨下得越發大了，金世遺心中也似有漫天風雨，亂成一片，本來他所想的也很有理由，但在他心底深處，這時不去少林寺似乎還另有一個原因，那是他連想也不敢想的。連他自己也不明白，在和厲勝男決絕之後，不敢即刻去見谷之華，這究竟是爲了谷之華呢？還是爲了厲勝男？或者只是由於自己心底隱隱感到的惶恐心情？

金世遺終於還是向少林寺相反的方向走了，他在漫天風雨之中孑子獨行，但感一片茫然，自從他和厲勝男相識以來，他便一直爲了不能擺脫她而煩惱，如今是擺脫了，他似乎感到了一陣輕鬆，但隨即又似乎感到另一樣深沉的煩惱。好像一個人突然不見了自己的影子，禁不住惘然如有所失。

忽地有一條黑影從他旁邊數丈之處掠過，風雨中天色陰暗，那條黑影又快得異乎尋常，若非金世遺自幼練過梅花針的功夫，目力特佳，幾乎就要給他毫無聲息的溜過。

金世遺吃了一驚，猛然清醒，喝道：「姬曉風，是你！」姬曉風不得不停下步來，回頭說道：「金大俠，是你！上次多蒙釋放，姬某這廂有禮了！」金世遺道：「你鬼鬼祟祟的幹什麼？」姬曉風道：「我找師父，我知道你們都憎恨他，可是他到底是我的師